

03.07

滨海风云

第三辑

85年



滨 海 风 云

第 三 辑

中共丰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河北省南部西部地区史学研究会全体合影时 1985.5.23 安太



认真发言（李尚武，白云生）



畅所欲言（贺群同志在发言）



市委副书记鹿长生同志（左一）
县委书记冬兆平同志（左四）



回忆当年
赵光、张士英

（自左至右：田心、李尚武、



張士英同志和工作人員交談。



彭宏同志與工作人員訂正組織沿革。

六十年來劫地歌烈也捐軀洗心何
二農運動連潮湧抗敵反蔣百戰
多難遭螭魅詎反亮終有馬列辨
善惡宜將紅史傳萬代帝記洪流砥
濁波

李士一同志
李士一同志

李士一

目 录

丰玉宁工作二、三事·····	彭 宏、赵 光、武汉兴	1
战斗在路南盐区·····	武汉兴	6
开辟海防区·····	李子馨	26
开辟七区琐忆·····	贺 祥	34
捉“妖”·····	刘正舟	40
抗战宣传工作追忆·····	陈 棣	45
边沿区战斗二例·····	王金生	51
烽火丹青·····	卜 雨	57
崔家坨惨案·····	刘庆珍等	61
转战百里盐区·····	李振武	72
黄各庄阻击战·····	曹广友	81
丰南县党组织发展概述·····	刘长太	84
砍树风潮·····	史家藩	92
冀东大暴动中的丰南·····	杜宝权、王树宁	98
路南文化界救国会·····	峻 钟	112
高小安活动在丰南·····	王树宁	118
民先队始末·····	史家藩	130
英雄的海川队·····	刘长太	137
“海洋”起义·····	史家藩	144
抗战时期的军工厂、被服厂·····	赵德育	149
唐滦特区、丰滦办事处和滦南办事处·····	刘长太	156
张福庄遭难记·····	王树宁	164

丰玉宁工作二、三事

彭 宏 赵 光 武汉兴

一九四四年春，敌人加紧对丰玉宁地区的扫荡。丰玉宁联合县县长任永和不幸牺牲，调江汉同志任县长，县委书记张士英去地委养伤，调王甲一同志任县委书记，宣传部长高展由于肝硬化回家休养。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，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，我们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，还注意了发展生产，改善群众生活。

我们路南工作团刚过来时，油葫芦泊以南、唐坊一带的广大地区，除了少量的台田外，基本上是荒地，这种地低洼易涝，又多盐碱，产量低而不稳，春天下雨时，用小毛驴或人力耢个沟，播点高粱，既使出来也是稀稀疏疏有几棵苗，如不涝成灾还能收几升，赶上雨大的年头，几乎是沒有收成。乡亲们当时吃得是黝黑的带高粱壳儿的饼子，沒有青菜吃就吃蚂蚱，秋后弄好了吃点“咸鱼棍儿”（开水煮过的小杂鱼用盐泡着吃），罪得厉害，有的连这些也吃不上。泊南地区这样困难，而且地还是地主的。地主到天津等大城市住着，由“二地主”（管家）替他们管事（收租等）。只有解决了生活问题，才能更好地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。为解决群众生活问题，县政府决定实行以工代赈，奖励开荒生产，拨一部分粮食，赈济群众，按挑台田数发放，既每挑一亩二

尺高的台田给四十斤红高粱（那时咱们征粮都是红高粱），挑一尺半高给三十斤高粱，挑三尺高的给六十斤高粱，按这种方法算。在唐坊南北这个地方，四四年有一次就收了十五万斤红高粱。人们有了粮食吃，就可以干活开荒了，三年这一带开垦了大片的荒地。谁开的荒地归谁所有归谁栽种，台田产量高，为群众解决了吃粮问题，提高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，帮助群众挑台田，对推动群众参加抗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。

盐碱地没有淡水，生产就没有保障。一九四四年春，我们一面发动群众开荒种地，一面组织人力开挖渠道。如引煤河水灌溉农田，我们在胥各庄西边挖了一条渠（在这以前，煤河没有岔道，这个渠现在还有，比原来加宽了）。我们采取劳武结合的办法动员群众去挖渠，并给民兵发了一些枪支，让他们武装警戒，敌人来了及时鸣枪报警，群众便暂时撤离，敌人曾几次出来干扰，也未能阻止我们开渠引水，渠道终于挖成了，敌人怕引起民愤，更失民心，也没敢填平。清清的河水，流进了泊南盐碱地。开渠以前，泊南只能种点高粱，连大白菜都没有，有了甜水以后，这里开始能种玉米和各种蔬菜了。另外，在小陡河、盐场我们也通过合法斗争挖了渠。开渠引水，促进了发展生产，也使群众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，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。

抗日民主政府努力为群众谋利益，人民群众也衷心拥护我们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过铁道、过煤河时，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。我们过路的裴庄、唐坊东西两侧、佟子庄、王禾庄等几条路线上，都有群众掩护和帮助，部队、工作人员多从裴庄、唐坊一带过路，县里干部一般从胥各庄东西两边

(王禾庄、倚子庄) 过路。那时，我们在群众的掩护下，随着工厂上下班的人流，竟能从敌人岗哨的眼皮底下过去。那时煤河水比现在深，过河时没有渡船，都由我们的基本群众用大筐箩来回拉。如果没有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，我们根本无法在路南坚持斗争。

二

路南工作团刚过来时，丰玉宁沿海产盐区的群众，多以到盐场做临时工度日，冬季盐场没活干，只能靠抢盐维持生活。因为有盐警看守，抢盐也很困难。当时盐警大队部设在大神堂，大队下设五个中队。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困难，我们十分重视同盐警的斗争。我们通过各种关系，采取各种办法，做盐警的工作。如我们抓住盐警经过教育再放回去，让他替我们宣传、办事；通过同盐警有关系的群众拉关系，给他们送些鱼等东西。工作到什么程度呢？群众抢盐时，盐警开枪不向群众身上打，盐警们正月办会到产盐村给群众看。

一九四三年末或一九四四年初，经过我们的工作，在盐警第五中队建立起党支部，支书秦英武，组委邵金昌，宣委王××。第五中队的敌工工作很有成绩，我们可以随便出入盐场，敌人“扫荡”或环境紧张时，我们的县、区、村干部可以到五中队隐蔽，如县长胡光，分区武装部长肖明等同志都到这里隐蔽工作过。当时山区军民缺少食盐和煤油，我们就通过五中队搞了许多，解决了山区军民的食用和照明问题。

一九四四年春，盐警第五中队要求全部拉出来参加八路军，为了长期隐蔽，在敌人心脏起作用而没有被批准。在这

样好的形势下，我们的区公安助理程华同志把华北盐业总公司经理日本人浅野打死，得手枪一支。这件事发生后，日本人把全部盐警大队番号取消，把盐警大、中队长都扣押起来，经审讯后分散各地，又重新调盐警大队保护盐业生产。

新盐警大队调来后看管很紧，群众再公开抢盐不行了，我们也不能进入产盐区了。于是我们发动组织群众，配合地方武装封锁盐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，最后把盐警大队全部赶走。敌人被挤走后，群众把盐滩里的营房、水闸、风车等设施全部拆了，能搬走的都搬走了，不能搬的全部破坏，群众无不拍手称快。

在这以后，敌人又派来番号为一四一四的部队（特务），这个部队到这以后就在各处修筑炮楼：九棚修四个，涧河西修一个，毕家鄆西修一个，十马力修一个，大小神堂修四个，从此，敌人对产盐区看管更严密了。我们一方面采取封锁扰乱的办法，使他完不成生产任务，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物色人打入敌人内部。我们了解到一四一四部队的司令张玉发曾给涧河大船主、“三发栈”东家吴国成当过船工，于是就通过涧河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做吴国成的工作，利用他和张玉发的关系给我们办事。我们还和驻毕家鄆炮楼的任建荣建立起关系，任建荣反正后又带我们部队换上敌人服装，一枪没放就拿下九棚、十马力、毕家鄆、涧河等炮楼，敌一四一四部队苦心修筑的炮楼，只剩下大神堂炮楼，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。

总之，我们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，采取合“法”斗争与非“法”斗争相结合的方法，使广大群众生活逐步有所

改善，也使我们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中能坚持工作持坚斗争，同时还为革命事业输送了很多干部。

根据一九八五年五月丰南县西部地区史料征集座谈会录音资料整理，已由本人审阅。

(王树宁 整理)



战斗在路南盐区

武汉兴

争取敌人 巧端据点

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农历三月底的一天上午。我和区委委员李太英、贺然、妇联主任毕淑娟，还有我的警卫员毕长胜等人，正在毕家酈一个堡垒户（可靠群众）家里开会。突然村子里人声嘈杂，乡亲们东跑西颠乱成一团。

一个村干部慌慌张张地闯进来：“老武！不好啦，敌人把村子包围啦！”

当时我一听愣住了，心想：敌人怎么来的这么快！我跑出了院子，往四周一看，只见敌人从南、北、西三面包围上来。我边看边琢磨，东面是一条河，过了河是一片开阔地，根本无法隐蔽，冲出去吧，伤亡一定很大，就是我们冲出去，村里的乡亲们也要遭殃。情况紧急，刻不容缓，既然跑不掉，干脆只有这么办了。于是我对李太英说：“你们几个人赶快隐蔽到河边的芦苇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不叫你们千万别出来，我装伪保长去应付敌人。”

大家都担心地劝我说：“武书记，这不行，太冒险了！”

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来不及多商量。我就大声对大家

说：“我不这么办，咱们都要被敌人抓走，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你们别害怕，也不要慌张，都听我的，只要你们都叫我毕保长就行了。”我嘴上这么说，其实也并没有多大的把握。不过，我已有打算，应付过去更好，一旦不行，就拼它个鱼死网破。

乡亲们听说我要装伪保长去对付敌人，就更担心了：“老武啊，你装伪保长不行，一旦露了马脚，我们就都完啦，你们还是快跑吧！”

我急切地解释：“不行。别说我们跑不出去，就是跑出去，敌人看到你们村子里跑出八路，会饶你们吗？”大家听我说得有理，便都安静下来。

当时村里的伪保长叫毕子斋，是被迫给敌人当保长的。他为人忠厚，心眼不坏。看到这个场面也只好说：“就让老武试试吧。”

正说着，有个老乡跑来报告说：“敌人已经合拢了，有几个敌人正向村子里来了！”

我说：“走，咱们看看去。”我带着几个人来到村口。老远看见有几个人大大咧咧地朝村子里走来。

我领着几个人迎上前去，见了当官的，我就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。我身边的一个人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村的毕保长。”

我抬起头，故作吃惊的样子说：“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早听说官长们来了日子不少了，也没有登门拜访官长们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去，因为村子里大事小事都要我办，没有得空，我真该死，官长们这回来了，到家里坐坐吧！”说着我就带着敌人朝村里走。我对当官的说：“官长，您告诉弟兄们，

千万可别打枪，村子里都是好老百姓。”

当官的听我这么一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随后对身后的一个当兵的说：“传我的命令，没有我的话，不要乱放枪。”

进村后，我专门找一家宽敞的房子，我对身边的毕长胜说：“还愣着干啥，快去告诉人们给官长们准备酒肉饭菜，慰劳慰劳官长们哪！”

毕长胜会意地喊了声“是”转身就出去了。

我一边给敌人点烟，一边笑着对当官的说：“现在正是黄花鱼的网季，没有别的慰劳官长们，多熬点黄花鱼，官长们尝尝鲜吧！”

当官的连连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在我们等着酒菜的时候，当官的问我：“毕保长，你们家有几口人哪？”

我毫不迟疑地把联保主任一家情况端出来：“我一家三口，我们两口子，有一个闺女叫毕淑娟。”没等敌人往下再问，我就把毕家鄆全村的情况讲出来。从而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。这样就混过去了。

功夫不大，一桌热腾腾香喷喷的酒菜都准备就绪。我故作热情地招呼：“都准备齐了，官长们来呀，喝吧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几个人都围着桌子坐下。

毕长胜怕我发生意外，也坐在我身边陪着。

几盅酒下肚以后，那个当官的问我：“毕保长，八路军都是谁领头到这儿来活动？”

“有个姓武的，他经常到这一带来。”

“他们有多少人？”

我眯着牙花子说：“这也没啥准，有时候来十几个人，

还有时候带一大队人来。”

当官的听我这么一说，便放下酒盅问：“你认识姓武的，他们来了叫你干些啥？”

“他们叫我了解官长们的情况。”

“了解我们什么情况？”

我吱吱唔唔地说：“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情况，可有啥法子，不说又不行，我就跟他们说，这儿有一个炮楼，那儿有一个据点的，这些我不说他们也得看见。”

当官的又问我：“那姓武的有多大岁数？”

“他有三十多岁，跟我的个子差不多，五大三粗，膀阔腰圆的。”

“他们还让你干些啥事？”

“有时叫我给他们送个信什么的。”

当官的大声问：“你给他们送啦？”

“咳，官长，你说这信我能送吗，不过要是不给他们送，八路也不能饶我呀，他们问这个，问那个，我不说又不行，说实在的我啥也不知道。真没法呀！”

当官的往嘴里填了一大块香喷喷的黄花鱼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只要你为我们办事，亏不了你。”

我故意把酒盅往桌子上一墩，数落起来：“这年头啊，咳！就数我们保长不好当啊，官长们来了，问我啥说不行，八路来了问我，不说更不行，哪一头我也得罪不起，说不定哪天不是让八路把我活埋，就是让官长们把我轰了，我真是没法活呀！”

当官的听我这么一数落，便安慰我：“毕保长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来没有别的目的，我们的任务只是为了保护盐